

「心花朵朵開」歌唱古今中外

Sirens 人聲樂團團長談參演「台灣月」節目內容



▲「小小」在台北車站一間咖啡店接受記者訪問
本報攝



▲「小小」對人聲合唱全情投入

約了「小小」在台北車站附近的咖啡店相會，儘管和她素未謀面，卻第一眼認出她來。個子小小、臉蛋小小，「小小」的外表和名字很匹配，倒是有一雙精靈的大眼睛。

剛坐下，她咖啡也不叫一杯，便一個勁兒向記者介紹她擔任團長兼音樂總監的Sirens人聲樂團，即將來港參演「台灣月」的節目內容。

演繹不同層面歌曲

她一連串地算着說：「我們這次會唱粵語歌，有勵志的Beyond的《海闊天空》；張惠妹的《新不了情》；年輕人、中年人聽過的《卡門》我們會換成快歌；張震嶽的輕搖滾《自由》；輕快的英文歌《Stupid Cupid》；還有帶點爵士感覺的《外婆的澎湖灣》……」

Sirens人聲樂團(Sirens Vocal Band)帶來的歌曲可算是古今中外，海峽兩岸，古典流行，包羅萬有，甚至還有一首較古雅的，為唐詩譜上曲的《別亦難》。「李商隱的《無題》，被譜上古調，我們將它唱得既帶點古典國樂味道，又滲入爵士格調以至hip hop風，並且模仿大合唱的效果。最初只爲比賽演唱，想不到很受好評，也許是台灣的觀眾多聽歡快的歌曲，想聽一些深沉的調子。」這首歌前年在台灣國際重唱節重唱大賽得第二名。

聽聽Sirens人聲樂團成員的名字，小小、蜻蜓、小捲、一百、小鐵，就能感受到這幾名青春少女的活力激情，因此他們表演人聲合唱，載歌載舞是他們的專長。「第一次演出、剛成立時已排很多舞台動作，我們不是刻意，只是發現，又跳又唱給我們感覺，爲歌曲增加意義。」

這次「台灣月」Sirens起了個可愛的題目「心花朵朵開」。「小小」笑言，這可能是他們今年參加了深圳衛視阿卡貝拉(A Cappella)選秀節目「The Sing Off」打入前五強時，給人的印象。「當時的演出，是以清新可愛，樣子甜美的形象，又唱《Stupid Cupid》，節目也給我們這樣的定位。但我們並非永遠可愛下去，而是演繹不同層面的歌曲。」

無伴奏人聲合唱

無樂器伴奏的人聲合唱(A Cappella)，無論是高音、低音、中音或伴奏，皆由人聲組成聲音的豐富層次與和弦。Sirens的成員各出奇謀，用一把聲音幻化、演變出各種聲音、聲效。「我會先編好演唱大綱，大家開始練，聽聽唱出來的感覺怎樣，然後建議加什麼畫面。每個人都有貢獻，我們的男低音一百可稱得上樂器大師，無論西樂的小喇叭、長號、色士風，還是國樂的二胡，以至一些奇怪音響，如刮東西、鑽東西又或者沖馬桶聲。」

例如演唱歌曲《別亦難》，就加入了簫、埙的聲音，又如《海闊天空》會有一波波海浪的聲音。「小小」說，A Cappella的樂趣，就是來自這些不設限制，聲音好多可能，有些奇怪聲音，說着她便「嘴郁闷」的示範起刮東西的聲音來。

自二〇〇九年成立，這幾位年輕人真不能小覷，至今

得過許多國際獎項，如二〇一〇年韓國春川青年A Cappella大賽冠軍、Best Vocal獎；二〇一一年新加坡阿卡貝拉大賽國際組金獎冠軍；二〇一一年台北藝術節音樂類最佳節目等。

問「小小」，發展的過程是否順利？她很世故地說：「可以說是順利，但阻礙也不少。之前自己有工作，但二月辭職了，現在收入不固定。就算接到邀請，因大部分成員都是學生，平日需要上課，也未必能接受演出。例如我們到深圳參賽時，小鐵每星期飛來飛去，很辛苦的。這次演出的排練，也要在假日舉行，成員由宜蘭、新竹趕來，集中每天練五小時。」

不斷磨合拚搏進取

在團員的組合上，由最初六人，走了兩人，留下四人，再加入新成員一名，共有五人，也須不斷的磨合。「小小」明白到，一個人聲樂團要成功，不一定是聲音漂亮，不一定是演唱技巧，最重要還是成員間的合作性。「人不和沒用的，我們曾在比賽過程中，看見一組人，竟在台上吵架，真是很難看，血淋淋的例子。所以我們樂團，凡事對事不對人，演唱方面發現缺點便一起討論，大家給意見，若再不同意，便唱出來，錄下來，大家一起聽效果如何，再決定怎樣唱法。」



▲「小小」認為一個樂團「人和」非常重要



▲ Sirens 人聲樂團成員各有專長

儘管臉上的青春氣息正盛，「小小」已表現出處理事情的成熟，可見年輕人的成功，不能只憑誠實與衝勁，還須經驗的累積與持續的拚搏。在個多小時的訪問中，「小小」並沒把熱愛A Cappella掛在口邊，但她對樂團的付出，願意辭去安全穩定的工作，專注樂團行政運作與藝術創作，甚至和反對離職的男朋友分手，都不難了解她對A Cappella的全情投入。「愛拚才會贏」的個性，已反映在這小妮子身上，幸好她還有爸媽毫無保留的支持，令她在前行的道路上，有了知音、和應。

Sirens人聲樂團應「台灣月」之邀舉行的「心花朵朵開」音樂會，將於十一月十九、二十日晚上七時半在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舉行，詳情可瀏覽網站http://www.taiwaninfo.org/festival2012.htm。

本報記者 洪捷(台北採訪)

今日文化節目精選

- 香港管弦樂團晚上八時在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「我愛莫扎特」音樂會。
- 鑼陶聲藝會晚上七時十五分在荃灣大會堂舉行「許蓮香學生演唱會」。
-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主辦的「曾慧師生友好粵曲演唱會」，晚上七時三十分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行。
- 司徒翠英和王希穎等主演的粵劇《雙珠鳳》，晚上七時三十分在油麻地戲院演出。
- 芯如曲苑晚上七時十五分在紅磡高山劇場演出「情芯茹海折子戲專場」。
- 油尖區文化藝術協會主辦的「香港名家扇面邀請展」正在文化中心展覽館展出，展期至本月八日。

「桑迪」颶風把美國東海岸的幾個州吹得亂了陣腳，受害人群中包括我在紐約和康涅狄格州的幾個朋友。一位家住康州的朋友在電話中說，他家所在的地區不是海邊，所以受災不算嚴重，但仍要面對停電帶來的諸多不便。全家的供電只能靠一台備用的柴油發電機，勉強「自給自足」。風過之後，左鄰右舍紛紛開車去買柴油，生怕柴油供應斷檔。另一位紐約的朋友就沒這麼幸運了，他家住在曼哈頓，在皇后區一個狹長半島上有一幢簡易別墅。遭受了「桑迪」的拍擊，別墅需要全面維修，恐怕開支不小。這棟簡易別墅位於著名的「微風之點」(Breezy Point)地區，在颶風襲擊時，當地有電線杆倒塌，引起的大火將一百多座房屋燒成灰燼。

每次颶風來襲都會造成停電、交通瘫痪，但這次「桑迪」來襲，又出現了一個新情況：信息過於混亂，讓人無所適從。美國電視台報道說，在賭城大西洋城，海邊沙灘上著名的步行道(boardwalk)被「桑迪」沖毀了。有觀眾看到報道後批評電視台以訛傳訛，因爲被沖垮的乃是位於旅遊區外一段殘破的步行道，絲毫不影響當地旅遊業。在微博(Twitter)上的信息就更加混亂，有些非常聳人聽聞的消息後來都被證實是假的，例如紐約證券交易所被淹。另外，一些照片也被發現是電腦合成的，如巨浪衝擊自由女神像的座基等等。有評論說，一發生重大事件，網絡上就充斥各種「官方消息」或「內部消息」，似乎只要有一部手機，誰都可以扮「發言人」。難道美國也需要組建一個強大的網監兵團？

幼稚的判斷

阿濃

看香港立法會現場新聞報道，很難不使人搖頭嘆息。立法會本是一處議事的地方，現在已淪爲一處政壇流氓遊樂場，他們謾罵、擲物，不尊重議事場地，不尊重同事，不尊重大部分選民的意向。他們只要討好選民中的十分之一，已經可以獲得遊樂場的入場券。

那投票給他們的十分一，認爲大聲發言就代表有理，大罵人就代表有「吉屎」，逢政府的建議必反就是英雄。

言語的有沒有力量在乎有沒有道理，有道理輕輕道來亦能服人，沒道理喊破喉嚨也是白搭。振聾發聵靠的是論點，不是靠聲音的分貝。

在香港議事廳罵人付出的是零代價，不會觸犯刑事或民事法例，對方不會找有勢力人士向你尋仇，因此在立法會罵人比在家罵老婆還要安全，最膽小的人也無須害怕，當他們有「吉屎」是幼稚的判斷。

更幼稚的判斷是不問事理，只要是政府的建議就一定錯，反對政府就一定對。講求理性的政黨，認可的是道理，講求的是策略，政治本是妥協的藝術，能有寸進勝於一拍兩散，立時被指爲投降，蒙上污名受盡指責。這竟是香港的政治現實，能不使人慨嘆！

比女人玩得更融洽。毛仁浩是我們總經理。有一天我進報館工作室，毛仁浩和打字小姐們說笑，有人笑道：「他正在講以前追他的事。」我答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我常常追着他！」

他的腦袋，然後就展開追逐戰。他對付最厲害的武器就是大叫：「王渝愛男生！」這三個字總把我惹怒得火冒三丈。事實上，我確實跟男生搬進這條巷子時，各家的孩子加起來有十幾個，我年齡最大。左鄰的大囡囡、小囡囡，右舍的大頭呆、二頭呆，都跟毛仁浩親密無間。只有對面住的毛家老大毛仁浩比我小兩、三歲，毫無道理地喜歡欺負大荒等人在我家相聚的回憶。

我進報館工作時，毛仁浩是我們

裡塞滿詩歌，那是捨不掉的歡樂記憶。

辛鬱這首詩所記，是當年他和詩友商禽、

辛鬱這首詩所記，是當年他和詩友商禽、